

何慕 著

三国·谍战·悬疑

三国谍影

4

江东杀机

長小篇說



卷十

三国谍影

④ 江东杀机

何慕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国谍影 . 4, 江东杀机 / 何慕著 . --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 , 2019.3

ISBN 978-7-214-23024-9

I . ①三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90187 号

书 名 三国谍影 . 4, 江东杀机

著 者 何 慕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责任校对 陈佳晖

选题策划 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朱若愚

封面设计 郭 子 周丁乾

封面插画 车锦华
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
印 刷 嘉业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262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23024-9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三国情报机构

进奏曹

魏

主官：满宠
东曹掾：高柔
西曹掾：郝昭

军议司

蜀

主官：李严
左都护：张翼
右都护：蒋琬

解烦营

吴

主官：空缺
左部督：虞青
右部督：吕壹
翊云校尉：贾逸
都尉：宁陌

魏

目 录

- 第一章 浪起微澜 /1
- 第二章 刺客 /20
- 第三章 凶案迭起 /59
- 第四章 太子孙登 /78
- 第五章 黄鹤楼前 /110
- 第六章 联手 /149
- 第七章 覆手为雨 /193
- 第八章 困境 /229
- 第九章 十面埋伏 /265
- 第十章 黄州枫叶 /286

蜀

吴

第一章 浪起微澜

还不到辰时，四海货栈的门口就停了二三十辆马车。这些车上都堆满了木箱，把固定用的麻绳绷得如同铁条一般僵直，似乎下一刻就会断裂。车夫们不断来回走动，紧紧麻绳，拉拉驮马，小心照看。更远一些，站着一群衣着光鲜的商贾，正低声攀谈。他们都是来往吴蜀两地的行商，昨晚刚乘船入港，天不亮就将货物拉到了四海货栈。武昌如今是东吴都城，什么事都要讲规矩。市令将四海货栈设成了勘验处，魏蜀两地的货物要在勘验之后，才能送进武昌城的各家商铺里售卖。

去年，蜀帝刘备因夷陵之战大败而气郁攻心，病逝于白帝城内。随后刘禅即位，遣邓芝为使，欲说服吴王重修和好。孙权犹疑不定了大半年时间，直到今年才派辅义中郎将张温出使蜀汉，同意联蜀抗魏。消息一出，断绝了一年多的吴蜀商道马上又热闹起来。

人群之外，有名身着布衣的商人耷拉着双肩，低头踟蹰徘徊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他是江州的行商朱信，这次运了一百匹蜀锦来武昌，

本想好好赚上一笔，谁知在江上遇到风浪，木箱在颠簸中撞散，蜀锦被堆放在旁边的桐油浸染了大半，坏了成色。若是被胥吏们刁难，这次就要倾家荡产了。

听到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朱信抬眼去看，发现是四海货栈的栅门终于开了。商人们指挥车夫赶着马车往里面挤，朱信却没有动。他货物不多，又被桐油浸了，少不了跟胥吏口舌。如果在最热闹的时候挤过去，搞不好这批货会被直接算作残次品，禁止入市，还是等人少了才好。

栅门口人声鼎沸，马嘶犬吠，乱得不成样子。兵丁们挺起木棒，将插队的车夫打回去，大声呵斥车队排好次序。通过门口的马车被杂役们按类引领，带到不同的区域停下，等待着胥吏们勘验。所谓勘验，原本是重点查验违禁物，现在只是看看货物品秩，以防奸商以次充好。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违禁物都是经淮泗系或者江东系的渠道暗中流入，不会走这种正大光明的路子。

市令是个衣着整洁的中年人，远远端坐在石台之上，神色淡然地看着这边。胥吏们每勘验过一拨货物，就会上前向市令禀告详情，领取通牒后打发商人带着货物离开。货物勘验得很快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二三十辆马车就没剩几辆了。朱信捏了捏袖子，袖中那块薄薄的竹片还在，于是唤起车夫向货栈栅门走去。被一名胥吏引到勘验地点后，杂役们拆开了一个木箱，一股淡淡的油污味飘了出来。

那名胥吏挑起一匹蜀锦，粗略扫了眼，道：“怎么这么脏？残次！”

朱信赔笑道：“尊驾，只是被桐油浸脏了而已，好好漂洗几次，晾晒之后没什么事的。”

胥吏嗤笑道：“这蜀锦是上好蚕丝织成，用水洗不掉桐油，用皂角又会发黄断丝。你怎么漂洗干净？”

朱信支吾了几句，答不上话来。

胥吏抬起胳膊，就要往勘验单上盖“残次”的印戳。朱信急了，攀住胥吏胳膊道：“尊驾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您这一落印，我可就血本无归

了！”

胥吏怒道：“你们这些奸商，血本无归一次又怎么了？难道让你拿这些破烂东西去骗我们吴人的钱？”

两人正在争执，却不防市令走了过来：“身份文牒核实过了？”

胥吏拱手道：“回禀张市令，已经核实过了。”

朱信伸手就去拽市令的胳膊：“求尊驾高抬贵手……”

胥吏将朱信推了个趔趄，怒道：“这是我们张佑市令，不可唐突！”

“无妨，不要吓到了他。”张佑向朱信问道，“这是你第几次来吴境贩卖货物？”

朱信低头答道：“我记不太清了，第一次来好像是在建安十六年前后，具体几次是真记不得。”

“查。”张佑道。

朱信摸了摸头，不清楚是什么意思，却见那名胥吏转身向后面的厢房跑去。不到盏茶时间，胥吏又跑了回来，手上握着一份竹简。

“念。”张佑看着朱信，目光淡然。

“朱信，益州汉中郡沔阳人氏，自建安十七年举家迁入成都，往返吴蜀两地经营蜀锦生意，至今已十二年。期间入武昌港三次、建业港八次、江夏港五次、柴桑港七次。在此二十三次往来贸易中，均未发现行为不端之事。”胥吏念完，“啪”的一声合上竹简，挺直腰杆看着朱信。

朱信抹去额头上的汗珠，讷讷道：“想不到，尊驾把小的底细查得这么清楚。”

胥吏傲然道：“告诉你！你们这些蜀地、魏地的商人，来咱们这儿卖东西，都落有备案！鬼鬼祟祟充当细作的，都被报给了解烦营的将军，迟早都是一刀！”

“解……烦营？”朱信脸色变得惨白，道，“尊驾，尊驾，我就是个小商户，卖点蜀锦挣口饭吃，可不敢惊动了解烦营。”

“噤！解烦营会去管你这种蝼蚁？”胥吏还要跟朱信卖弄，却被张

佑轻轻拍了下肩膀。

“既然没有劣迹，那就在通牒上标注受损好了，让他运进城里贱价处理，多少也能挣回点本钱。”

胥吏应了一声，冲朱信道：“你这块朽木，多亏了张市令开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”

朱信连忙从怀里掏出一片金叶子，强塞进张佑手中，道：“多谢张市令！多谢！”

张佑将金叶子随手掷给了胥吏：“兄弟们这几天辛苦了，晚上你带着他们，去那个醉仙居吃点好的。”

胥吏眉开眼笑：“真是多谢张市令了！兄弟们都说要跟着您当差，是最舒坦不过了，给个县令也不换。”

张佑微笑颌首，转过身向厢房走去。朱信搔着头，脸上带着傻笑，呆呆地看着市令远去的背影。胥吏不耐烦地踢了他一脚：“赶紧收拾好你那堆破烂进城去吧，别站在这儿傻愣了。”

朱信迭声道谢，喜滋滋地坐着马车离开了。胥吏大声招呼下辆马车过来，指挥杂役撬开木箱勘验货物。两人都没有发觉，张佑走到厢房门口时，微微侧了下身，用余光目送朱信逐渐走远。然后，他踱入厢房之内，将木门闩上，走到墙边的书架旁，从袖中摘出一张竹片。

这张竹片是刚才朱信压在金锭下，塞到他手中的，被他顺势滑进了袖子里。竹片又薄又小，上面刻了几排数字。张佑仔细端详一阵，从木架上依次取下了《左氏传》中的几卷。他坐回长案前，将几卷竹简在面前摊开，按照竹片上的数字提示从中挑出了几个字，用手指蘸着茶水写在了案面上。

不多，一共八个字而已。但就是这八个字，让他有些狐疑起来。静坐了一会儿，张佑忍不住又重新查找了一遍，结果仍是这八个字——伺机而行，诛杀贾逸。

身为蜀汉军议司潜伏了十二年之久的暗桩，贾逸这个人，张佑自然

是知道的，甚至曾远远看到过几次。那是个暮气沉沉的年轻人，走路说话都带着股淡淡的倦意，虽然脸上时常微笑着，但掩盖不住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息。听说贾逸原先是曹魏进奏曹的鹰扬校尉，在汉帝出逃邺城一案中，立过奇功。但由于未过门的妻子死在了曹丕手中，与曹丕反目成仇，孤身逃到了东吴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经由丹阳豪族的举荐，走了孙尚香郡主的路子，进入了解烦营。

比起虞青和吕壹，贾逸是个被边缘化的人。虽然是吴王心腹，受孙尚香直辖，但他除了参与一些奇案要案，很少跟军议司交手，威胁并不是很大。上面想杀他，难道是因为前年，他识破了魏临，拦下了承露台上的那场刺杀吗？但是，蜀吴两国已经重修旧好，在今年四月正式结盟。不管是军议司还是解烦营，明面上已经少有袭扰，在这个时候做出诛杀贾逸这种大动作，合适吗？

他心中犹疑不定，甚至想追上朱信去问个清楚，但也知道这是万万不能，多此一举倒是容易败露了行踪。而且朱信的身份只是信使，可能连这项密令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张佑沉吟了一会儿，摊开手掌将长案上的水渍揩得干干净净。上面到底是如何打算，他是猜度不透的，既然有密令下来，不管理不理解，只能尽力去做。好在贾逸不过是个小人物，官职不高，也没有什么得力麾下，应该很好解决。张佑将几卷《左氏传》木简放回书架，竹片收入袖中，拉开门闩向货栈门口走去。他只是名传递消息的暗桩，杀人这种事，还得找潜伏在武昌城中的死士去做。

四海货栈离武昌城北面的平文门并不远，只不过步行了一刻钟，张佑就已经走到了城门口。城门口摆了两排拒马，只留了一丈左右的地方通行。马车和行人熙熙攘攘地挤在一起，排起了长队，向前缓慢蠕动着。城门口的兵丁正在查验身份文牒，对马车的通牒查验得尤其仔细。

张佑有些起疑，拉住身旁的一个路人问道：“兄台，怎么今天城门盘查得如此严密？”

“听说顾家在城东的庄院遭了贼，丢了好几百两黄金，他们特意关照官府在城门严加盘查。”

张佑皱起眉头，想不到竟然碰上了这种事。他只是个市令，如果被士兵搜身的话，那竹片被发现了该如何是好？他踮起脚向里看去，暗叫一声侥幸。今天当值的哨尉是武安，相识多年了。他走到队列外面，径直来到拒马前面，冲武安招呼了一声。

武安上前几步，笑道：“张市令，你这两手空空，恐怕不是来看兄弟我的吧？”

张佑道：“武哨尉，你又说笑了。我有点急事想回趟家里，还得在城门关闭之前再赶回四海货栈。看你们这盘查得这么慢……”

“好说，你先过呗。”武安指挥士兵们将拒马搬开，让过张佑，“我说张市令，这一直给你行方便，下次有空可得请兄弟我吃饭啊。”

张佑边往里走，边回头拱手道：“一定，过几天咱们去那个醉仙居，尝尝武昌鱼！”

“开个玩笑，别当真嘛。”武安回应道。

张佑顺着人流向城里走去，接下来只要把消息带到就行。至于如何谋划诛杀贾逸，已经不是他的职责了。假若一切顺利的话，这月内应该就可以看到贾逸暴尸街头。张佑忽然笑了起来，一个解烦营的校尉而已，还谈什么假若顺利？是必定顺利才对！想到这里，他的脚步终于轻松起来。

夕阳远远地坠入黑暗之中，天色完全暗了下来。

哨尉武安站在门洞中，抬眼向远方眺望片刻，确定没有人影之后，冲身后挥了挥手。士兵们上前搬开左右两边的拒马，转动机枢拉起吊桥，然后合力去推那两扇厚重的镶铁楠木城门。一阵艰涩的门枢转动声响过，两扇城门终于闭合起来，将夜色阻挡在城外。六名士兵合力扛起立在旁边的圆木门闩，喊着号子放在落槽之上。

一个队目冲武安嘿嘿笑道：“头儿，今天的差事又算完了，等下要不

要跟我们一起赌钱？”

武安打了个哈欠：“刘癞子，你小子整天就知道喝酒赌钱，小心都候来查值，赏你们一顿鞭子吃。”

刘癞子笑道：“头儿你放心好了。咱们在前街安排了人，都候离这儿半里路就能发出信号了。而且城墙上也有人轮值，不会出什么差错。上次你输了三十大钱，今晚就不想赢回来吗？”

“赢你个春秋大头梦，每次跟你们赌钱都是我输，你们肯定是一伙儿的！”武安转身，向步道走去。

刘癞子大声叫道：“武哨尉，你这可是冤枉兄弟们了，大家都是你手下的兵，怎么会串通起来骗你的钱？”

武安摆了摆手，懒得跟他再说，沿着步道缓缓走上了城楼。城墙垛口后的一列火盆烧得正旺，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，将周围照得甚是光亮。一排披甲戟兵分列在火盆的阴影中，远远眺望着黑暗的远方。

武安打了个哈欠，按着腰间的缙首刀，沿着城墙独自前行。他入伍已经十六年，身手一般，统御不力，眼看已经四十出头的人了，还只是个哨尉。好在他性格随和，待人不薄，手下的那些兵丁与其说把他当成官长，倒不如说是当成了大哥。这十六年来，无惊无险，倒也过得轻松惬意。

沿着城墙走了有两里多的样子，站岗的戟兵越来越稀疏，最后干脆没有了。毕竟不少人跟刘癞子去赌钱了，人手不够。武安停了下来，他知道再往前走上一里多，就又会见到自己麾下的戟兵。手下的兄弟们不傻，知道在两哨交界处必须安排些人，空的只是自己哨段内的岗。武安打了个哈欠，翻身坐上了城墙垛口，任微凉的风扑面而来。

他在等。

今天白天，武安看到苏琛了。他混在熙熙攘攘的进城人群中，穿着那件黑色深衣，束着那顶黑色文士冠。苏琛是城外凤凰集的私塾先生，对《说文解字》颇有研究，在武昌地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。但只有

武安知道，私塾先生只不过是苏琛的表面身份而已。跟他一样，苏琛也是曹魏进奏曹伏在武昌城的暗桩。每次苏琛穿这身衣服进城，都是北面来了消息，要在这里交代给武安。

夜风依旧在吹拂，武安却有一点焦躁。今晚苏琛有些迟，以往武安按照约定时间走到这里的时候，苏琛往往已经等了一会儿。会不会是出了什么状况？武安浮起了这个念头，如果苏琛暴露了行踪，恐怕自己现在也身处险境。是要离开这里，还是继续等下去？武安有些拿不定主意。

“每次你都要坐在垛口，不怕终有一天失足掉下去？”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武安松了口气。

他头也不回地答道：“失足掉下去倒好，反正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”

苏琛走上前来，也翻身坐上了垛口：“十六年了，你整天都说活着没意思，也没见你去死。”

“为什么来晚了？”武安没有回应讥讽。

“来的时候发现解烦营暗哨跟踪，甩开他多少花费了些功夫。”苏琛道。

“你确定甩开了？”武安忍不住回身看了一眼。

“只不过是解烦卫，我还不至于连这点本事都没有。”苏琛道，“当然，我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了。给你传了这个消息之后，我就要连夜离开吴境了。”

武安没有说话，跟苏琛打了十六年交道，他一时间竟有些不舍。

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别伤春悲秋的。”苏琛道，“两个大男人，为了分离长吁短叹，想想都叫人恶心。”

“屁，你才伤春悲秋。”武安嘴硬道，“说吧，什么消息？”

“上面要你们找个机会，杀掉贾逸。”

“杀掉……贾逸？”

“你不知道谁是贾逸？”

“咱们进奏曹的旧同僚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”武安皱眉道，“不对啊，

他都叛逃到东吴五年了，为什么现在才要做掉他？难道是因为这小子前年杀了陆延，破了咱们的驱狼吞虎之计？那也不对啊，就算是为了报复这件事，也隔了太长时间。”

“你还是这么多事，我们做棋子的，别揣摩那些大人物的心思。”苏琛翻身下了堞口，“贾逸这人深不可测，你还是多下点功夫，想想怎么杀他吧。”

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智斗我肯定不行，暗杀哪次失手过？一个无权无兵的解烦营校尉而已，用得着下什么功夫。”武安满不在乎道。

“谨慎点吧，每次做事都这么自大，真不知道这十多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”

武安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：“真不吉利，你赶紧滚吧。”

苏琛攀上了对面的城墙，从腰间取下一根坚韧纤细的铁索，将有铁钩的那一端挂在堞口处。两人默默对望了一眼，苏琛冲武安点了点头，拽着铁索顺着城墙滑了下去。未几，铁索有节奏地抖了三下，武安知道苏琛已经落地，于是将铁钩取下，丢了下去。

武安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，才开始往回走。没走几步，忽然想起忘了让苏琛回去后帮自己探望下父母，不禁有些懊恼。已经十六年了，也不知道父母是不是已经满头白发，也不知道今生还能不能再与他们相见。身为暗桩，潜伏了十六年仍未被识破，已经算是很难得了。即便如此，上面似乎仍旧没有召回他的意思，也不知道还要在这个位置上再潜伏多少年。

前方的持戟士兵逐渐多了起来，武安甩甩头，又换成了那种满不在乎的痞笑。他按着腰间缀首刀，跟站岗的士兵们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，信步走下了城楼。刚刚下了步道，迎面就碰上了满头大汗的刘癞子，差点撞到一起。

武安笑道：“刘癞子，你怎么赌钱赌得一头汗？是不是把家底都给输完了？”

刘癞子咽了口唾沫：“头儿！刚到处找你，幸亏碰到了。出事了！”

武安皱眉道：“怎么，都候过来查值了？”

刘癞子还未答话，就听到前方响起一声尖利的竹哨，划破了浓重的夜色。武安的脸色立刻冷了下来，直愣愣地看着竹哨响起的方向。

“解烦营！刚才已经响了两次，离咱们这儿是越来越近了。”刘癞子急道，“应该是在追捕犯人，要不要招呼兄弟们警戒？”

武安没有回答，依旧看着黑暗的远方，似乎在想着什么事。

刘癞子忍不住抬手撞了他一下：“头儿！解烦营竹哨响起，附近兵士必须全力配合公务，不然就要以罪论处，咱可不敢怠慢了那些恶狼！”

武安回过神来，道：“好，好，立刻戒备，防止可疑人等冲门！”

十多支火把被依次丢到前方，拒马封住了城门，两排弓手站在拒马之后，屏气凝神，张弓以待。仅仅转眼之间，黑暗中闪出一个身影，犹如离弦利箭冲刺而来。借着火把的亮光，武安看得很清楚，是苏琛。他的心沉了下去，握刀的手在微微颤抖。

转眼之间，苏琛已经快要冲到城门之前。他面色灰暗，一大片殷红的血渍在胸口绽开，只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依旧坚定。武安知道要怎么做，但那句口令却在喉咙间滚动几次，终究又跌落下去。苏琛提起长剑，向武安用力掷去。剑锋擦着武安的肩膀掠过，将他身后的一名弓手贯胸而过。

“放箭！”刘癞子声嘶力竭地喝道。

随着“嘭嘭”几下弓弦之声，十多支羽箭向苏琛直射过去，将他的冲势硬生生阻断，仰面掀翻在地。武安快步上前，拔出纛首刀，架在苏琛的颈间。那双眼睛的神采已慢慢涣散，嘴角翕动，吐出了几不可闻的两个字：“再见。”

一阵急如骤雨的脚步声顷刻已到跟前，为首的一名解烦卫抬脚踹翻武安，长剑指着他的咽喉。另一名解烦卫试探了下苏琛的脉搏，向身后的一名都尉摇了摇头。那名都尉走上前来，脸色阴郁地瞟了眼苏琛的尸

体，接着死死盯着倒在地上的武安。

“七名解烦卫，追踪一名进奏曹的细作，竟然连活口都没有留下。是我们解烦营无能，还是你这个哨尉有问题？”这名都尉身材瘦削，脸上带着一股病恹恹的苍白，让人很不舒服。

“不知上官此话何意？”武安低声道。

“我们已经跟了这名进奏曹细作一个月，今天下午见他出门进城，必定是有事要做。可刚盯上他不久，人还没抓到，就被你们杀了。”都尉目光阴冷，“谁都知道城门戒备森严，他为什么要往这里跑？”

刘癞子的双脚已经开始抖了，都尉的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：“是你下令放的箭？”

刘癞子说不出话，豆大的汗珠顺着脸庞滑落。

都尉往前踏了一步，解烦卫们迅速上前，将刘癞子包围起来。

武安看了都尉一眼，发现他也正在看自己。

“你身为哨尉，在听到解烦营哨声之时，理应全力配合。为什么下令放箭的是个队目？你当时在干什么？”

武安低声道：“下官被此人掷剑突袭，一时间慌了手脚。”

“慌了手脚，所以由得队目发号施令，”都尉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，“那你这个哨尉倒是当得轻松。”

“惭愧。”武安伏下了身子。

“离天亮还有近两个时辰。你们分出一半人继续上值，剩下的跟我回解烦营一趟。”

刘癞子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带着哭腔连声道：“上官饶命！上官饶命！”

武安直起了身子，沉声道：“敢问上官高姓大名？”

都尉稍稍有些意外，敛容道：“解烦营左部督麾下都尉宁陌，怎么，你还要看我的腰牌，验证我的官身？”

“不敢，只是觉得上官虽然贵为解烦营都尉，但要拿咱们去问话，

也得有个罪名。”

“这个进奏曹细作进城后，曾经在附近消失过一段时间，我怀疑他在你的哨段与某人接头。而且，他被解烦卫发现后，没有试图藏匿城中，而是选择冲向城门，应该是想死在某人手上，帮这个人洗脱嫌疑。”宁陌道，“我怀疑你们之中有进奏曹的暗桩，这个罪名够不够拿你们去问话？”

“上官，你说这个进奏曹细作，在附近消失了一段时间，”武安抬起头，“那即是说，解烦卫在附近跟丢了他？”

宁陌眉头挑了一下：“这个跟你无关。”

“按《吴律》，武力犯禁城门者，杀无赦。我的麾下是依照规矩办事，并无不妥。至于上官怀疑这细作与我们之中的某人接头，可有证据？”武安的声音依旧不高，却显得很有力。

宁陌眯起了眼睛，他忽然发现这个小小的哨尉并不简单。

“大胆！竟敢冲撞宁都尉，先拿了你这牙尖嘴利之徒回去！”解烦卫长剑一挺，抵在武安喉间。

“你说得有道理，”宁陌面色阴冷，“可解烦营从来就不是个讲道理的地方。”

“左部督不讲理，还有右部督。”武安的喉结在剑尖上下滚动，声音却很沉稳，“你若是捉拿了我们，污蔑我们之中有进奏曹暗桩，那我们都候也有连带之罪。他为了自保，一定会去找右部督吕壹。解烦营左右部督一贯不和，左部督跟丢了进奏曹的细作，还想用城门兵士去顶罪，吕壹部督必定要拿这件事在至尊面前，仔仔细细跟虞青部督讲一番道理。”

宁陌沉默了片刻，陡然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在威胁我？”

武安随即大声应道：“不敢，我是在跟上官讲道理。”

宁陌围着武安慢慢踱步，他的目光在众多士兵脸上一一扫过。刘癫子已经瘫在了地上，剩下的那些人个个脸色苍白，没有一个敢跟他对视。